

作者簡介

張海明，男，1957年出生，雲南昆明人。1982年7月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獲學士學位，1985年7月獲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文藝學專業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講授文學概論、中國古代文論等課程。1991年在職從啟功先生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1994年7月獲博士學位。1997年評為教授，1999年增列為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1997年年由文藝學教研室調到古典文學教研室，曾擔任北師大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所長，兼任文藝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2007年調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現為該系文藝學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從事：1、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範疇和學科史的研究；2、有關魏晉玄學與文學相互關係的研究；3、有關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史、比較詩學的學科定位的研究。自1999年擔任博士生指導教師以來，分別在中國古典文學文獻學、中國古典文學唐宋文學方向、文藝學中國古代文論方向招收、指導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主要著述：1、《經與緯的交結——中國古代文藝學範疇論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再版；2、《玄妙之境》，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3、《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4、《中國文學思想史》（主要撰稿人之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學遺產》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

提 要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對學科史的研究成為一種帶有普遍性的趨勢，值此新舊世紀交替之際，人們不約而同地駐足回顧自本世紀初至今學科發展的歷程，反思這近一個世紀各自領域研究的發展變遷及經驗教訓，以期從中總結出若干具有規律性的東西，更好地指導今後的研究。就古代文論研究領域而言，雖然從八十年代中期已有零星的學科史研究文章散見於報刊，但系統而全面的專著尚未出現，《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氛圍下，對創立於本世紀二十年代的新興學科——中國文學批評史，作了較為全面的學科史的研究。應該說，該課題的研究，對於系統瞭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來的發展概況，客觀估價七十年來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與存在的不足，進一步促進學科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該課題的完成，對於廣大古代文論研究者和古典文學研究者，乃至文藝理論研究者，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對於高校中文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也不失為一本帶有指南性質的古代文論研究的入門導讀。

全書約22萬字，除篇首《導言》外，共分為九章：1、古代文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2、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3、對中國古代文論特性的認識；4、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5、走向比較詩學；6、資料整理；7、史的編撰；8、專題和範疇研究；9、海外和港台地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正如以上各章題目所示，本書首先追溯了古代文論研究的歷史，描述了古代文論研究的現狀，並對成就與不足作了客觀的評判。在此基礎上，較為深入地分析了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性質，包括其特殊的研究對象與目的，研究方法，以及對研究主體的若干要求等。從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出發，本書分別討論了近十年來學界對中國古代文論體系和特徵的認識、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之間的關係，進而就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可行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書認為，比較詩學是當前乃至今後一個時期內古代文論研究的發展趨勢，具有十分廣闊的發展前景，它將縱向研究與橫

學術研究需要反思

蔡鍾翔

「學科史」（或專題學術研究史）已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因為學術研究需要掌握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需要瞭解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已達到的研究水平，需要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這樣才能避免重複勞動，虛耗無用之功，才能避免重複失誤，再走過去曾經走過的彎路，才能正確地選擇主攻目標，在研究的廣度或深度上向前推進或有所突破，那麼，學科史可以給研究者提供切實的幫助。就古代文論研究領域來看，具有學科史性質的論文已屢見發表，如牟世金為《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集》撰寫的《龍學七十年概觀》，羅宗強、盧盛江寫於 1989 年的《四十年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反思》，都是很有分量的，此外一些專業雜誌也刊登過階段性的研究綜述，一些大型工具書如《文心雕龍學綜覽》也開闢了研究概述的專欄。但是，儘管研究者呼喚這門學科史的出臺，卻至今還沒有一部專著問世。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古代文論研究的圈子不算大，但據我粗略的估計，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論文年產量（包括古代美學）約在六、七百篇到近千篇，專著年產若干種，單是掃描一遍，就得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更為艱難的是評騭優劣，分辨是非，發現問題的癥結，指明前進的道路，這不僅要下踏實的功夫，而且須有高明的識見。學科史是研究的研究，回顧以往，瞻望未來，肩負為學術導航的使命，毋怪眾多學者會望而卻步了。現在看到了張海明博士的新著《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我深深地欽佩他執著的毅力和開創的膽力。雖然全書不過二十餘萬字，還不能說已臻完美，但畢竟是第一部古代文論研究史的專著，從 1927 年到 1996 年，時間跨越之長也是前所未有的。作者的投入是很大的，七十年中古代文論研究的主要論著都須涉獵，其廣搜

博采的辛勤是可以想見的。當然還不免有掛漏之處，部分章節有以論代史的缺陷，還不能全面展示研究的狀況，但如果著眼於對研究的反思，就會讚賞作者思考的深刻性。除了介紹性地列舉評論各類研究成果外，作者把力量集中在幾個理論熱點上，如中國古代文論的民族特性、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中西文論的比較研究等，都設立了專門的章節。對於這些一度成爲焦點的論題，作者確實經過了深思熟慮，因而能在分歧的意見中抓住要領，或者在某一較合理的觀點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生發出相當精闢的見解。

在《對中國古代文論特性的認識》一章中，他提出了「民族特色」概念的界定問題：

我們需要澄清：所謂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究竟是只爲中國古代文論所獨有的若干特徵，還是既體現了某種古今中外共通文心，同時又具備獨特的表述形式的部分？也就是說，只是其特殊性，還是某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對於後者，我們則需要區分不同的層面：是理論體系本身的特徵，還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特殊表現？是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總體特徵，還是只屬於某些特定領域的具體特徵？

在中國古代文論民族特點的討論中，可謂眾說紛紜，言人人殊，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概念的把握不確定，因此概念的釐清的確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作者把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比擬爲兩個相交的圓，接著又提出相交的部分究竟有多大的問題：

如果這部分足夠大，那就意味著中西文學理論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差異；相反，如果相交部分遠遠小於不相交的部分，則說明中西文學理論有著本質的不同。……如果我們贊成前一種觀點，那麼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便只是局部的、外在的；而如果我們持後一種觀點，則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就應是整體的、內在的。

不管得出的結論是什麼，沿著這樣的思路追索下去，就把探討引向更深的層面。作者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如把原道觀（把文學看作是道本體的外化）作爲古代文論體系的核心，這個論點還可以商榷，但不可否認這是一種探本之論，較之以重抒情、重表現爲民族特色之類的說法更接近了古代文論的本質。關於民族特色的討論熱潮已經過去，但遠沒有達成共識，形成定論，作者的反思對於以後的繼續深入是有啓發性的。

「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近來又成爲文藝理論的熱門話題。在古代文論研究剛剛起步的時候已涉及這個問題，歷經七十年仍然沒有解決，因此歷史的經驗更值得注意。古代文論研究的發軔正是緣於五四以後中西文化的撞擊，無論是陳鍾凡首創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編撰，還是以楊鴻烈、朱光潛爲代表的中國詩學的構建，都借鑒了西方的現代文學概念、理論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同時也肯定了古代文論的現代價值。古代文論研究並沒有侷限於封閉自足的經院式研究。解放以後，古代文論的冷落是由於被視爲封建性糟粕而遭摒棄，但時間不長，五十年代末周揚倡議建設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古代文論的研究重新興起。後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文革以後，古代文論研究復振的勢頭很猛，古代文論的當代意義一再列爲中心議題。然後因西方文論的大潮湧入而降溫，直到最近又提上議事日程。由於痛感缺乏民族特色的中國文論在世界上沒有自己的地位，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已是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歷史的追溯顯示，古代文論研究的幾番起落都和對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的估價密切相關，認識的大幅度擺動延誤了研究的進程。但在認識了古代文論的價值之後，問題是否能迎刃而解，實踐卻告訴我們，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一是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問題，大家幾乎一致認爲，既不能以古釋古，也不應改鑄古人，使古人現代化，但由於古今之間失去了延續性，現代概念大都來自西方，因此只要是現代闡釋就不可避免地會變形、走樣，難以做到真正的「還原」。這種二律背反的兩難處境一直困擾著古代文論的研究者們。再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藝學融匯吸收古代文論的問題。現在通行的方式是仍然保留源於西方的現代文論框架，而充填古代文論的材料於其中，但這樣古代文論終究處於從屬的附庸的地位，無以體現中國特色。也有一些學者贊成以古代文論的體系爲框架的方案，這樣做難度很大，因爲古代文化中存在的「潛體系」還有待於發掘探索，而且這種「古色古香」的文藝理論能否與現代文藝相適應也很成問題。看來「西體中用」或「中體西用」都不理想，那麼還有沒有第三種選擇？本書作者在周密地分析了「延續性和斷裂性」、「兼容性和互補性」、「顯在性和潛在性」這三種關係之後，提出了一個立足點的問題：「究竟立足於何處，才是建構新理論的理想而又切實的根基？」這的確是解開扣子的樞機所在。他認爲：「無論何種選擇，在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藝理論這一工程中，中國古代文論確實必須佔有一個舉足輕重的位置」。「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藝理論的角度來看，研究古代文

論的意義或價值，首先是為理論建設提供一個堅實的根基，同時這個根基又不是傳統文論體系的簡單照搬，而是經現代意識審視、改造了的產物。在此意義上說，傳統是發展了的傳統，當代是與傳統相承續的當代，如此，我們就不會在立足點問題上左右為難，進退失據，遊移於傳統與當代之間。我們且不論作者是否已為古代文論研究指明了「走出誤區」的路線，但作者的結論在大方向上是不錯的。必須以傳統為根基，但傳統與當代之間這條斷裂了的線索應連接起來，這裏突出了傳統的改造，經過改造，「傳統是發展了的傳統，當代是與傳統相承續的當代」，就庶幾可以擺脫進退失據的困境了。因此，作者提出，「古代文論要想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論中發揮效用，前提是激活它，使之與現代接軌」。這個提法很好，先要讓古代文論在當前的文藝活動中活起來。在具體的操作上不妨從局部的範疇、命題入手，但不能僅此止步，還應該「考察其理論體系和表現形態方面的意義，由此深入到思維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層次，……才能真正推進當代文藝理論的建設」，否則仍不免陷入鑲嵌拼貼的模式。就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來講，也不能僅僅理解為用相對應的現代話語來翻譯，這樣勢必只能傳達其共通性，而不得不抹殺其特殊性，因此應該深入到「人類之心理歷程和審美現象」的深層次來溝通古今。眼下恰逢「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在學術會議和學術刊物上展開討論，張海明這一家之言，是一份較為全面、辯證的答卷，他從紛繁複雜的成堆問題中理清了頭緒，找準了核心，一定能推動這場討論的深化。

七十年來，古代文論從史的研究到比較研究，到範疇研究，到體系研究，一步步向橫廣、向縱深發展，其中史的研究開始最早，成果也最多，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如今已出版了五卷本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七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八卷本的《中國文學思想通史》正在陸續推出。本書作者在肯定了這些成績之後，發表了一段很值得重視的議論：

學科研究的拓展，更多的是表現為批評史卷帙的增加，以材料收羅的完備和闡釋的細緻取勝，而不是表現為執簡馭繁，由博返約，以對歷史發展內在軌跡的深刻認識見長。……一部優秀的簡史，不應只是繁重之批評史的簡寫本，它首先必須具備史的意識，能夠準確把握批評史發展流變的脈絡，於提要鉤玄中見出批評史自身的總體特性和內在規律。……

我作為五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的作者之一，對這一主張深表贊同，今後

史的編寫不必再加大加細，更迫切需要執簡馭繁，由博返約，寫出一部優秀的簡史。我們不揣淺薄，正醞釀著一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的寫作，我們也意識到簡史比多卷本實際上更難寫。

張海明博士誠懇地邀我作序，我本來是不具備資格的，因為我沒有對七十年來的古代文論研究作過認真的回顧和反思，如今勉強寫出，不過是一些粗淺的感想。但讀了這部著作，我的收穫是很大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更深地領悟了學術研究需要反思。

1997年3月15日

向研究融為一體，對於實現古代文論向現代文論的轉換，尋求跨越東西古今共同的文學規律，有著頗為重要的意義。大概而言，前 5 章偏於綜論，集中探討學科理論層面的問題；後 4 章則按研究範圍的不同，分別評述了七十年來古代文論研究在資料整理、史的編撰、專題和範疇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毋庸置疑，在這幾個方面，我們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存在的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譬如我們的資料整理還沒有一部較為詳盡的彙編，還沒有運用現代化的研究手段；批評史的編撰還停留在傳統的按類編排的階段，未能真正體現史的意識，尤其是文學批評史自身的發展規律；在專題範疇研究和專人專著研究方面，如何既尊重歷史又立足當代，更好地處理歷史還原與現代闡釋的關係仍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此外，本書還對海外和台港地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作了初步的介紹，儘管佔有的資料遠非全部，但管斑窺豹，亦可為我們今後的研究提供若干借鑒。

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史論結合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作者並不止於對學科史的描述評判，而且注意從史的追溯中發現存在的問題，尤其是那些關係到學科建設與發展的問題，加以分析，盡可能理清頭緒，給出答案。在描述學科發展軌跡的同時，作者常常將自己對問題的理解融入其間，雖然只是一家之見，卻使本書具有了一定的理論深度，能夠予人啟迪，引人思索。顯然，較之一般性的介紹，這更有助於深化對問題的認識。

對學科史的梳理研究是一項相當耗費時力的工程。七十年來，古代文論研究的專著多達百十種，文章數千篇，以個人的時間精力，幾乎不可能一一過目，全部瀏覽一遍，因此，本書雖然盡量勾畫出學科發展的輪廓，但遺漏也在所難免。以古代文論研究的重要性而論，本該有一部更為詳盡、系統的學科研究史，有從不同角度入手的分類梳理，評論總結，以期對歷史、對存在問題有更全面完備的認識，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問津者不多。另外，儘管本書就若干存在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卻並不意味著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限於個人的學力眼界，對問題的認識或許不無謬誤。對一些長期困擾研究界的問題，譬如古代文論和現代文論的關係，吸收、借鑒傳統文論以發展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以及如何使古代文論研究更上一層樓等等，都需要我們進一步去探討，而且這種探討應該既在理論層面，也在實踐層面。就是說，學科史研究的最終目的，仍須落實為具體的理論研究，其意義和價值也只能通過學科的進展、開拓體現出來。



目

次

學術研究需要反思（序） 蔡鍾翔	
引 言	1
第一章 古代文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1
一、早期的古代文論研究	11
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的研究	17
三、新時期以來的古代文論研究	22
第二章 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31
一、古代文論研究的學科性質	35
二、對象與目的	37
三、研究方法	42
四、研究主體	46
第三章 對中國古代文論特性的認識	51
一、研究的意義與方法	52
二、古代文論體系的特徵	55
三、文學本論特徵	60
四、文學分論特徵	65
第四章 古代文論和現代文論	71
一、從“民族化”到“中國特色”	72
二、走出誤區	78
三、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	85

第五章 走向比較詩學	93
一、八十年代以來的比較詩學熱及其原因	93
二、中西比較詩學的歷史與發展	98
三、比較詩學和古代文論研究	108
第六章 資料整理	117
一、資料的收集	117
二、資料的考訂	122
三、資料的編選	126
四、資料的釋譯	131
五、資料的利用	135
第七章 史的編撰	141
一、七十年來批評史撰寫的實績	141
二、若干值得注意的問題	148
三、增強學科自省意識，促進批評史研究的深化	155
第八章 專題與範疇研究	165
一、研究的進展	166
二、問題的反思	174
三、方法的選擇	181
第九章 海外和台港地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187
一、日本和韓國學者的研究	188
二、西方學者的研究	195
三、台港學者的研究	202
重印後記	211